



“这是治嗓子的药，书记你拿着！”

一线抗疫一个多月的毛书记回家了 口袋里是居民送的暖心药

最美战疫人

3月16日下午，海曙区井亭家园社区服务中心内，井亭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毛爱飞对记者说，“疫情发展形势还在不断发生变化，我们目前的防控精力都放在境外人员返甬的排查上。”

时间倒回至3月6日，毛爱飞回家了。距离她上一次回家，已过去35天。

从2月2日到2月7日，井亭家园一家6人确诊。严峻的形势下，毛爱飞一头扎进社区，白天在卡口执勤、安排社工购买生活物资、组织排查行动，晚上就睡办公室、接电话。

这一个多月，她活得像一名“斗士”。

1 社区出现确诊患者 一份通知两套办法来“扫雷”

忐忑、焦虑、安慰……毛爱飞形容这一个多月的心情就像坐了无数过山车，高低起伏不停。

去年5月，毛爱飞到井亭家园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。刚刚跨入2020年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所有人的计划被打乱。

1月30日正月初六，预想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，毛爱飞只从家里拿了一条被子就一头住进办公室。她说：“这个时候，身在社区一线比待在家里更安心，办公室对面就是井亭家园门岗，有什么新情况我立刻能知晓。”

自2月2日井亭家园出现第1例确诊病例到2月7日一家6人确诊，居民的心理防线接近崩溃。恐惧、痛苦、悲伤、无奈、愤怒，各种情绪冲向社区。2月4日早上9:00到晚上12:00，毛爱飞接了整整一天电话，不停地解释安抚，如此循环。

那几天，毛爱飞以办公室为家，睡在狭小的沙发上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。“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，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棘手的情况，而且现

实告诉我，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。”毛爱飞回忆说。

虽然身处疫情风暴中央，但毛爱飞的思路很清晰，“社区是居民的第一层心理屏障，我们要稳住！”仅花了半天时间，毛爱飞和社工们就理清了确诊患者的接触史与行动路线，“主要是家庭成员间的接触，与外界人员接触不多。”得知这个结果，毛爱飞焦虑的心情稍微缓和了些。

考虑到2500户的庞大数量以及复杂的住户构成，毛爱飞决定放弃“一刀切”的管理措施。经过数次摸排调查，井亭社区形成了“一份通知两套办法”的政策实施方法，针对井亭家园和其他4个商业小区，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思路和办法，逐步“扫雷”。

2月5日，井亭社区封闭了确诊病例所居住的3栋楼道，对27户人家实施居家隔离，由2个社工进行管理，并实行微信位置共享，住户按要求每天给工作人员发送实时位置，而社工也会定时询问住户的身体状况。

2 每日2万步 自制土味宣传大喇叭劝散人群

井亭家园居家隔离人员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52人，而其中有一些住户对于贴封条的行为十分抗拒。毛爱飞和社工们依旧耐心说理、安慰，强调这只是特殊时期的非常方法，目的是为了整个大家的安全。

严峻的疫情形势下，部分社工也被要求居家隔离。社工最少的时候，井亭家园靠6个“娘子军”撑起了社区的运转。

毛爱飞最担心的还是老年人。井亭家园分东南北三个小区，属拆迁安置小区，老年人占比较大，加大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。为了更好地做好劝导工作，毛爱飞自己写词，让社区里擅长文艺工作的居民搭把手，制作了两个版本的“土味宣传大喇叭”，“宁波方言版针对老年人播放，普通话版针对商用小区。”

即便如此，每到天气好的时候，社工依然提心吊胆。小区有800多个老年人，上午8:00—9:00、中午12:00—1:00，下午3:00—4:00，晚上6:00—7:00，每逢天气放晴，这四个时间段下楼散步的老年人最多。毛爱飞只能带领社工们一一进行人为劝导，那几天毛爱飞的微信上显示每天至少走2万步。

从疫情初期有居民因为恐慌打社区电话投诉，到如今理解的声音越来越多，老年人纷纷减少下楼聚集的次数，不少更是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，协助社区防疫工作。

每一天，毛爱飞只要从居民楼下走过，总有居民从阳台探出身子，“毛书记，你们辛苦了。”“毛书记，又排查啊，饭吃过吗？”简单的暖心问候总能让毛爱飞立刻精神百倍。



毛爱飞给隔离居民送菜。

3 一把别针一瓶药 这是毛书记回家的“装备”

春节结束后的返工潮给防疫工作施加了新的压力，从2月14日开始后的半个月，井亭社区一共迎来874名返乡人员。先到社区登记，再查看健康码状态，随后通过行动轨迹来判断是否经过高风险地区，最后在确认体温正常的情况下方能返回住所，如果是租户，则需要房东签字同意。这一套严谨的准入程序杜绝了病毒入侵的一切路径。

3月6日，宁波连续14天无新增病例。大家的工作生活正渐渐恢复正常。毛爱飞也在居民们的不断催促下回家了。

“日日夜夜忙得人也看不见，也不回家，依大人要是晓得依这样，要肉痛死了。”73岁的居民陈正火每次看见毛爱飞忙来忙去，这句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。

“毛书记，我看你这件衣服都穿了一个多月了，好回家换掉了！再不换，衣服要臭了。”这是来自另一位居民的“别样”劝退方式。

“毛书记，这是治嗓子的药，你吃一点。早点养好，省得家里人担心。”毛爱飞的嗓子到现在还没好，被细心的居民发现，把药送了过来。

“这个‘别针’袖子上我给你别一个，兜里再放一把。希望你高高兴兴上班，平平安安回家。”连毛书记回家的“装备”，他们都备好了。

回家前，毛爱飞先去菜市场转了转，“儿子最喜欢吃我烧的红烧鸡翅，说他爸爸做得不好吃！”戴着口罩的毛爱飞眼睛笑

成一条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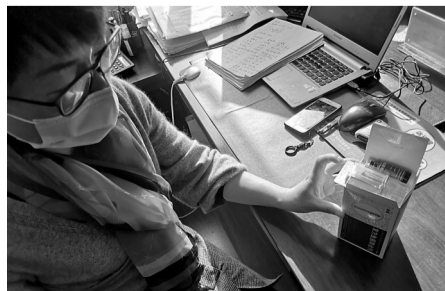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多月没回家，毛爱飞的家人是担心的。之前丈夫给她打过电话，但当时正在忙着排查的毛爱飞，口气并不好，“没事白天不要给我打电话，我肯定在忙。”随即挂掉电话。事后，毛爱飞想想是愧疚的。

这一个多月，她也担心儿子，“他现在读高三，按道理是最要紧的关头，但我根本没精力管他。”还有毛爱飞的父母，每次都挑晚上她稍微空些的时间给她打电话，口吻尽量显得平常，不想影响她的工作情绪。

晚上6:00，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围坐在餐桌旁，几道家常菜却让三人都觉得格外美味。“果然还是老妈做的鸡翅香！”毛爱飞的儿子调皮地竖起大拇指。一家人都笑了。

3月7日一早，在家里休息了半天的毛爱飞第一时间又回到社区。这场战“疫”在她看来远未到可以放手的时候。

记者 吴丹娜
通讯员 孙勇 张琦 文/摄



居民送来了暖心药。